

The definitive description of the Ireland we live in. Read it and weep.

SUNDAY TRIBUNE

THE POPE'S CHILDREN
教皇的孩子们

IRELAND'S NEW ELITE

〔爱尔兰〕戴维·麦克威廉斯 著

David McWilliams

蔡凌志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POPE'S CHILDREN

教皇的孩子们

IRELAND'S NEW ELITE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8—4370

David McWilliams

The Pope's Children

根据 Gill & Macmillan Ltd 2006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皇的孩子们/(爱尔兰)麦克威廉斯著;蔡凌志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6961-3

I. 教… II. ①麦…②蔡… III. 报告文学-爱尔兰-现代
IV. I56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8356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张文芳

教皇的孩子们

[爱尔兰]戴维·麦克威廉斯 著

蔡凌志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5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961-3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鸣谢

三位特别的教皇的孩子——格兰妮·法勒(Grainne Faller)、休·肯尼迪(Hugh Kennedy)以及安德鲁·谢里登(Andrew Sheridan)——协助我一起探讨了此书。这绝非是项简单的任务,他们发掘、搜寻、核查以及再核查,总是有一种幽默的感觉,甚至是一种荒谬的感觉。他们的评论是温和但却坚定的。跟我一样,他们对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非常感兴趣,他们的热情极大地感染了我。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对本书的内容分析带来了独特的见解。格兰妮对爱尔兰语学校、爱尔兰乡村、韦克斯福德街的惠兰音乐表演场的相关细节以及知识的关注,将我从自己的“邓莱里贫民窟”里解救了出来;安德鲁那些至关重要的天赋才能,总是能很好打磨我那些常常显得笼统的陈述;当我无数次陷入绝境的时候,休的预见性总是能为我指明方向。

当我一路走来,不断地碰到和描写一些真实地方的真实人物时,他们都为我提供了关于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不同领悟。感谢弹力堡销售员威尔,感谢星辉货运公司司机特里,感谢在想要打断我的双腿时让我对都柏林城郊新居民眼界大开的拉通凯尔特人队以及宝石流浪者队的小伙子们,感谢对“凯尔斯天使”的情况有详细了解的米克·加维根,感谢在不经意间在系列电视节目《大口》(The Big Bite)中引入本书许多角色的制片人和研究员,感谢忍受了“另一些麦克塞理论”的帕特里克、皮特和——当这一切发生时,他们在一九七九年便从那里回来了,感谢就纽约地下酒吧提供过

提示的加里·科伊尔,感谢洞察了伍迪斯和普遍自助行为的比利·史密斯。感谢全国那些让我开怀大笑的房地产经纪。也感谢利奥·那·诺格学校、杰勒德·奥尼尔、吉姆·沃尔什教授、区域以及数据分析国家研究所以及托尼·费伊。感谢出版社的所有人,尤其对戴尔德丽·伦尼森·孔兹的奉献精神、专业水平以及临危不乱向其表示感谢,同时也对最先建议我写这本书的出版总监费格尔·托宾表示感谢。

最深最深的感谢献给沙恩,她阅读了我所写的每字每句,充满耐心地一遍遍改写,当我迷失方向的时候又轻轻地把我推回正轨。这本书是我与沙恩多次聊天的成果结晶——当孩子们都已经睡觉后的厨房里、在攀登基利尼山的行程中以及在芬尼根酒吧里喝了几品脱啤酒后。

二〇〇五年十月

目录

鸣谢 / 1

第一部分 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是怎样到这里来的？

- 第一章 一个包罗万象的民族 / 3
- 第二章 大模糊 /16
- 第三章 教皇的孩子们 /33
- 第四章 凯尔斯的天使们 /41
- 第五章 “梦想世界” /59
- 第六章 房产色情 /78
- 第七章 信用启迪未来 /89
- 第八章 罗伯帕迪 /111
- 第九章 信奉新教的天主教徒 /132
- 第十章 嫉妒经济学 /146

第二部分 两个族群：戴克兰族和海克族

- 第十一章 间奏曲 /167
- 第十二章 戴克兰族——心境 /170
- 第十三章 戴克兰的觉醒 /179
- 第十四章 戴克兰的命运之子 /190

第十五章	在戴克兰外出就餐	/208
第十六章	诱惑“早餐包男人”	/218
第十七章	戴克兰的对立面	/231
第十八章	海克的崛起	/250
第十九章	新贵	/258
第二十章	早年——全爱尔兰语学校	/270
第二十一章	海克的习惯	/281
第二十二章	怎样才算是海克	/287
第二十三章	海克族的家庭晚宴	/300
第二十四章	海克归来	/312
人名索引参考	/319	
地名索引参考	/327	
专有名索引参考	/334	

第 一 部 分

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是怎样到这里来的？

第一章 一个包罗万象的民族

爱尔兰的时代已经到来

我们比十年前我们中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富足。没有哪个爱尔兰人还非得移居外国,我们中没有谁还要为教育付钱,甚至连我们的大学都是免费的。失业率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我们可供选择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这个地方比以前更加宽容,没有人会在法律上受到歧视。我们后兜里装着的钱几乎比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人的都多。我们比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类都要富足。在国外公布的最适合居住地列表中我们国家位居前列。与我们许多富裕的邻居不同,在一遍遍的调查里,我们都声称活得很快乐。我们再也不需要向欧盟(EU)的同伴们乞求什么了;事实上,我们正在给他们钞票。我们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我们有金钱和时间。我们现在能好好休息一下并回顾一下,反思一下和轻松一下。为何不出去散散步,休闲一下,或者干脆把闹钟停掉,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或者至少你应该那样想。如果是经济学家们统治世界,他们会说,爱尔兰人民应该用理性行为来对他们新发现的社会提升作出反应。我们将会更多地休息,把时间用以陪伴家人以及放松一下。

但我们并没有松懈以及沉溺于我们新发现的财富之中,而是前所未有地加快节奏。我们不得不最早到达那里,争取最好的、最

鲜亮的、最新的以及最大的东西。我们还必须是最有趣、说话最大声、最能谈笑风生、也最神志不清的一群人。我们借贷、花费、购物、做爱、吃、喝，以及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地滥用药物。我们是欧洲的享乐主义者，又是有史以来最颓废的一代爱尔兰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一发展状况是普遍存在的。一方面，爱尔兰年轻人越来越早地失去童贞以及开始吸毒；另一方面，我们那些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成年人正在酗酒、斗殴以及吸食可卡因，允许他们停下步伐，并且最后再喝一杯。我们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民族。

我们比以往吃得更多了，对食物非常着迷，为它大费笔墨，对它津津乐道以及用心品味。我们处于一个美食天堂。我们以更快的速度变得更胖了。不久以前，我们还非常苗条，我们的硬汉们都是些瘦小的家伙，这些人不会不适合出现在电影《猜火车》(Trainspotting, 又译作《迷幻列车》)的场景里。在欧文·韦尔什(Irving Welsh)描写四个年轻爱丁堡(Edinburgh)瘾君子的小说里的所有角色中，贝吉比(Begbie)是最现实以及最可怕的——一个典型的精神变态者，这地方最冷酷无情的暴徒，一个一旦和你握手就马上能够看透你的人。在以此书改编而成的电影当中，罗伯特·卡莱尔(Robert Carlyle)成功地扮演了贝吉比。而且卡莱尔所扮演的贝吉比“真是无可挑剔”。当我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印象中的贝吉比是骨瘦如柴的、像竹竿一样的、扭曲的、站立不稳而又极端暴力的。总而言之，他是瘦得皮包骨的。

当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邓莱里(Dún Laoghaire)长大的时候，我记得那里所有辛劳的男人都是有力气却又骨瘦如柴的，因而当地描述为“海鸥都比他多肉一点”的描述。原因很简单：他们营养不良。蹲在教堂墙上的是皮包骨、屁股瘦瘦的小伙子，一边吐痰一边抽烟。年轻的妇女，虽然已经生过几个孩子，也是差不多那样，困苦，胸部平坦，面容憔悴。今天，邓莱里的辛劳的男人变胖了。一卷卷的肥肉把利物浦足球队红条队服撑得紧紧的。双下巴

是社交场合体面的象征,小小的眼睛像是挤在一堆肥肉里的插座。地球引力也打败了年轻的妇女们,肥大的屁股活像一只袋子里面的两只小狗,想从愚蠢的超低腰牛仔裤里挣扎出来。

一个研究肥胖症的全国性的组织说,百分之三十的爱尔兰妇女超重了,其中百分之十二的人属于肥胖型的;几乎一半的成年男性超重,其中百分之十四属于肥胖型。我们把自己吃成了某种像糖尿病那样的流行病。甚至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也比以前更大了。我们正在变成相扑摔跤手一样的种族,百分之十的婴儿出生的时候超过十磅,是一九九〇年时同样数字的百分之四百。当我们花在炸薯条上的钱比花在药物上的钱还多时,这还值得奇怪吗?根据最新家庭预算调研,我们在小吃店和外卖店上的花销在过去七年里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在糖果上的花销增长超过百分之五十,在含糖软性饮料上的花销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二。我们去年花了七亿两千一百万欧元在可致蛀牙、会起泡沫的饮料上面,是花在富含钙质的牛奶上的两倍。单单我们的雀巢奇巧脆心巧克力威化(Kit Kat)和士力架(Snickers)消费额就使有机食物相形见绌了,我们还会奇怪为什么糖尿病成了全国增长得最快的疾病吗?另外,穷人变胖的速度最快。只有百分之八的大学毕业生是过度肥胖的,而五分之一的在中学毕业考试之前就离开学校的学生,即使穿着运动服装,也会因为大腿太胖而相互摩擦得发痛。在过去,肥胖是财富、有教养和特权的标志。相反,穷人是骨瘦如柴的。但现在,富人和精明的人都是身材苗条的。

但如果您相信《满载》(Loaded)和《时尚》(Cosmo)杂志里面的内容,并以为只有精瘦的人才会拥有精力旺盛的、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性生活,那您就错了。这些肥胖的爱尔兰人对性生活就像小兔子一样全力以赴。我们平均每年过一百零五次性生活——这个数据远远超过节欲的日本人,他们每年只有四十七次;但又比多情的法国人和希腊人要少很多,他们每年分别是一百三十七和一百

三十三次。爱尔兰女人乐于谈有关性的问题,最近一个调查说爱尔兰女人谈性的时候最高兴了。卡丽(Carrie)、米兰达(Miranda),还有其它两个女主角(《欲望都市》人物),请站出来了。但在平时说话的时候,爱尔兰人典型的风格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套。例如,根据杜蕾丝全球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爱尔兰人负责任地说他们担心会接触到艾滋病,但却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过性生活时不采取安全措施。我们开始性生活的年龄变早了,我们往往十七岁就开始了,并且平均每人有十一个性伴侣。青少年的杂志变得越来越露骨了。我刚刚在伊森连锁店(Eason)那里拿起了一本,里面充斥着性爱贴士、成人话题、性爱电话号码——等一下——还赠送一袋儿童糖果!我真不知道它的市场目标是对准什么年龄段的。

然而,当我们回到床上,作为纷杂忙乱生活方式的一个停顿,爱尔兰的男人就会变得慢慢吞吞。我们是世界上排第三位的最大方、最体贴、最慢节奏的爱人,平均每人在前戏上会花上二十一点八分钟,但好像他们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七的女人会在性生活中得到高潮。显然爱尔兰人们是只顾埋头苦干而忘记技巧了。不过不用担心,你可能不知道过去十二个月里有十分之四的爱尔兰女人假装过高潮了。所以男人们就可以满足地退下来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百分之三十六的爱尔兰女人声称拥有振荡器。

我们也变得更加热衷于追寻刺激了。几乎一半的人会使用眼罩或手铐,而三分之一的人喜欢乔装打扮。百分之四十八的爱尔兰情侣会一起看色情片,而可便携式摄像机可忙碌了,因为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喜欢互相拍摄。这种窥阴癖在这个国家尤其突出和明显。还有百分之三十一的情侣喜欢在做爱时拍打屁股——比全球平均百分之十九的水平高多了。因此,郊区里有比打水漂有趣得多的事情,在蕾丝窗帘后面,任何事情都会发生。我们在伪装方面

要比我们公开承认的要富有表现力得多。我们天真地认为我们的伴侣最性感的特征他们的眼睛和幽默感——上帝保佑那些沉迷于人造皮革的修女们,你们做了一件好事。这个天真的答案跟新潮的巴西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认为胸脯和屁股才是最性感的地方。但是,不妨想一想所有那些喜欢玩耍、认为他们是大受欢迎的浪荡公子的新兴的百万富翁们:当涉及性感时,他们把财富视为粪土。所以,把你的跑车放在一边吧,它在情人身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为了证明民主是存在并且有效的,在这个包罗万象的国家里,你可以又穷又性感。

疯狂游戏的民族

如果说有什么是这个包罗万象的国家不够慎重的话,那就是我们不知节制地豪饮了。我们是英雄式的酒徒,而爱尔兰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国家,这里的成年男子会像学生那样吹嘘前一个晚上喝了十品脱酒。喝酒是爱尔兰人的一个荣誉勋章。它没有阶级壁垒。无论富有或者贫穷——我们都是酒鬼。事实上,可以公平地说,我们当中许多人甚至对不喝酒的人抱怀疑之心,尤其是对那些不是康复中的酗酒者。看到许多青少年在洗手间里呕吐,但擦拭干净后又摆出一副不屑的表情回到酒台前索要双份的伏特加酒和红牛饮品,那些正在酒台后面工作的新移民会大吃一惊。二十五年前我们在酒类上花销大概是三十四亿欧元,但这个数字现在差不多已经翻倍了。现在这个国家在这个魔鬼身上的花销达到惊人的六十五亿欧元。这不仅仅是烈性啤酒和威士忌,虽然烈性啤酒的份额也够吓人的。我们花在烈性啤酒的金额是十六亿欧元,占了整个全球市场百分之二十的份额,比整个教育部对全国小学教育的预算还要多出四亿欧元。酒类消费急速上升。我们喝的啤酒比德国人多,消费的酒饮品比公认的酒鬼俄罗斯人还要多。我们

置身于一个全民狂欢酒会当中，我们在餐厅里、在外卖酒馆里和在酒吧里花费得越来越多了。

提起酒精和毒品，我们就像是一个由基思·理查兹(Keith Richards)、埃克塞尔·罗斯(Axl Rose)以及布伦丹·贝汗(Brendan Behan)组成的具有爆炸性的混合体。年轻的爱尔兰妇女比意大利的同龄人喝得不是多出两倍或者三倍，而是十倍。我们当中五分之四的年轻人是酗酒成性的，而与之对应的欧洲平均水平为百分之三十四。我们喝的高纯度酒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要多，平均每人每年二十五点三品脱。那相当于我们血管里的纯酒精比血还多出三倍。我们还活着，真是奇迹。与流行的说法相反，我们并非总是“全民为之疯狂”的国家。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爱尔兰的酗酒状况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是排行倒数第五的，有八个国家在狂饮暴喝方面超过我们。现在，我们是全民皆饮，购买了各种形状、尺寸的瓶装葡萄酒、威士忌、啤酒、红酒、清酒……我们也自然成为了全世界范围内的饮酒冠军。我们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喝得更多。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曾经有过一次饮酒的突然增长，从那以后我们便开始大量地喝酒了。因此，饮酒与金钱的相关性是非常明显的——当我们富裕起来的时候，我们便要喝得酩酊大醉。

我们承认每年每人平均喝掉二百六十二品脱啤酒，在世界上仅次于捷克。我们是世界上苹果酒消费量最多的国家。我们比别人花更多的钱在酒上，平均每人每年花掉一千五百八十四欧元——比我们买健康保险的钱还多。葡萄适(Lucozade)，一种解酒药，在英国卖得不好，在这里却是卖得最好的药品；而索尔帕丁(Solpadeine)，一种强劲的止头痛药片，每天早上都很热销。这种现象非常有趣，因为很多人对可溶性的索尔帕丁(Solpadeine)上瘾，所以它的热销也表明了宿醉的酒鬼和对非处方药成瘾的瘾君子都有很多。

“冷水机时间”这个词在爱尔兰和在世界上其它地方所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在其它地方,它用来描述雇员们在冷水机旁瞎扯公司所发生的事。它也用来指说闲话。在爱尔兰,冷水机是安静的。它们是那些宿醉的雇员们重要的、赖以生存的水分补充站,二十来岁的人脸上挂着妇女更年期时的那股潮热,只有大量的水才能把它消除掉。在爱尔兰,没有人会在冷水机旁说话。

另外,最重大的问题是尽管这里的酒非常贵,我们还是喝得比其它地方的人多,并且随着价格一路攀升,我们喝得更多!因此,并非第一次,经济规律在爱尔兰再次失效。社交倾向总能在我们身上占据上风。我们热衷于外出寻乐。五个酒徒当中有四个会在酒吧里倒下,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不外出,我们一般不会在家里喝得太多。这与世界其它地方形成鲜明的对比:别的人主要是在自己的家里私下喝酒。比如,在嗜好啤酒的德国,只有三分之一的酒徒是在酒吧里喝醉的。爱尔兰人对于结伴的需求与对酒精一样的强烈。我们是一点都无法忍受独处的。

当说起爱尔兰的少年人时,这个包罗万象的国家显得更加直观了。这不会让任何人惊讶;我还没碰到过哪个不从早上就开始喝酒的人:在公交车上、在田地里、在工地上、在街上、或者在后花园里,随时随地地喝。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在另一份涵括三十五个国家的调查里,爱尔兰在未成年酗酒问题上最为严重。我们的青少年酗酒程度很高。十六岁的女孩子中有三分之一去年醉酒的次数超过十次。和丹麦人一样,爱尔兰的男孩也喜欢酗酒,烂醉后便与跟他们同样喝醉了的人发生关系而失去童贞。丹麦男孩可能还可以跟我们的男孩相提并论,而爱尔兰的女孩在喝酒方面就无人能比了。但她们好像还没醉到忘记带避孕套,因为我们的少女妈妈并没有比十年以前多。因此,在五杯水果酒以后,我们还能比你想象的要更有责任感一点。

但是,好像怕你以为我们还不够乱,我们还像自作聪明的人一

样,沉迷于摇头丸。联合国宣称爱尔兰是除澳大利亚以外世界第二大摇头丸使用国。摇头丸的价格大幅下降了,成了年轻一代的首选药品。摇头丸刚面世的时候,一粒二十欧元,现在一粒只需五欧元(或者五十欧元十二粒),比大多数酒吧里的杜松子酒和兴奋剂便宜多了。但并非只是青少年在服用。那些不愿意长大的中青年一代,也在大量使用。许多人的四十岁生日晚会都因那些体面的专业人士嚼食大量的摇头丸而变得疯狂。生物学表明四十岁的人很少能坚持到黎明——当然除非他们吸食了兴奋剂。再者,如今可卡因的价格也急剧下降了。最近一个爱尔兰国家广播电视台(RTE)的“黄金时段”纪录片指出,百分之八十的郊区洗手间地面上发现了被砍劈过的痕迹。

吸毒在爱尔兰是不分阶级和地区的。都柏林以外的爱尔兰地区才是欧洲的毒品震中,回到都柏林第四区,每天晚上,当社交界女主人在穿着晚礼服的菲律宾放射线技师正要送上鸡尾小点之前吸着可卡因时,一张张整洁的五十元大钞被完美地卷起来。吸毒的场景主要出现在娱乐场合。比如派对。我们所开的派对前所未有的多:十八岁生日会、二十一岁生日会、三十岁生日会、四十岁生日会、五十岁生日会、婚礼、第二次婚礼。我们雇用了专业的宴会组织者,维持了整个花园华盖销售行业的生存。而且我们还想要更多。在最近一个调查里,当问到如果我们有更多的钱我们会做什么,百分之五十七的人说会更好地享受生活;相比之下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说用来发展一个好的事业。同样的,当问到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我们会做什么,百分之五十的人说我们会更多地享受生活。

我们吃的薯条比英国人多。我们吃的巧克力比比比利时人多——实际上,我们是欧洲第三大巧克力消费国。引人注目的是,我们花在零食上的钱比花在处方药上的还多。虽然我们自豪地声称我们读的报纸比其他国家多,实际上我们花在赌博上的费用比